



区域人群文化丛书

两淮盐商

韦明铎 著



两淮盐商

明铎
著

主 编 邹逸麟

副主编

王振忠

丛书总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变化和扩散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同区域的文化、经济背景，孕育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纷繁复杂，风俗习尚也丰富多彩。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对各地的人文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礼记·王制篇》曾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世世代代环境的熏陶和文化传统的规范，造就了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各地人群。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动荡，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生计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地人群的首要问题，救荒也就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17 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

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地可耕，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
(《祁彪佳集·救荒小考》)

这是对治生手段的一种崭新的认识。显然，各地的芸芸众生，都“因其土俗”，开拓自己的“力食之路”。经过数代的家传户习，不同区域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也就塑造出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并逐渐成为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

俗传承。于是，在浙东的会稽山麓、镜湖之滨，涌现出了大批砚田笔耕、游幕四方的绍兴师爷；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则孕育出呼朋引类、席丰履厚的徽州朝奉；晋中盆地的祁、太一带，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商；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后裔，入主中原大地后，形成了一批靠铁杆庄稼为生的八旗子弟；……这些闻名遐迩、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区域人群，在近数百年来，曾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素有“沾着乡土的心理”，对桑梓乡土的眷念，总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天性。不同区域的人群成员在移居他乡时，都竭力保持某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其他的社会风俗习尚。这往往会给侨寓地深深地打上区域人群的性格烙印，程度不同地引起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

鉴于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对中国人整体作宏观性的探讨，但对“吾国吾民”作系统的区域性的文化透视，则迄今未见。因此，我们推出这套丛书，意在加强这方面的探讨，以期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基于以上认识，本丛书选择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加以文化透视，力图透过对区域乡土背景、各地人群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也盼望有更多的研究论著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编 者

1994 年 3 月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引言	(1)
一 两淮盐业述略	(8)
(一) 两淮盐 天下咸 ——两淮盐业回眸.....	(8)
(二) 乡音歙语兼秦语 ——两淮盐商寻根.....	(18)
(三) 君家旧淮水 水上到扬州 ——两淮盐运与两淮城镇.....	(27)
二 两淮盐商写真	(44)
(一) 商人重利亦多谋 ——两淮盐商的经营生涯.....	(44)
(二) 只贪个纱帽往来 ——两淮盐商的攀附心理.....	(58)

(三) 北安西亢 南马北查	
——两淮盐商的典型家族·····	(67)
三 两淮盐贾积习	(87)
(一) 扬虚子 淮瓶子	
——两淮盐商的奢侈与吝啬·····	(87)
(二) 淮安鼓 扬州箫	
——两淮盐商的饮食与娱乐·····	(102)
(三) 扬州到处好楼台	
——两淮盐商的宅第与园林·····	(113)
四 两淮盐界文风	(124)
(一) 商翁大半学诗翁	
——两淮盐商与崇儒情结·····	(124)
(二) 文章江左家家玉	
——两淮盐商与读书风气·····	(136)
(三) 柳絮飞来片片红	
——两淮盐商与扬州八怪·····	(145)

五 两淮盐政臆谈	(157)
(一) 日了公事 夜接词人	
—— 两淮盐使的总持风雅	(157)
(二) 吾为扬州开一生面也	
—— 两淮盐官的道德才干	(170)
(三) 满船都载相公鹾	
—— 两淮盐政的几桩公案	(183)
六 两淮盐务余韵	(196)
(一) 两淮盐务足谋生	
—— 两淮盐商的伴生者	(196)
(二) 又抬飞轿学盐商	
—— 两淮盐商的追随者	(212)
(三) 五十年尘梦 十八卷故书	
—— 两淮盐商的凭吊者	(229)
后记	(242)
主要参考文献	(244)

引 言

几个月前，我把家从扬州城东搬到了城北。从新居向西走几十步，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园，这里原是清代两淮盐商黄氏的私家花园。黄氏的姓名究竟是“黄应泰”，还是“黄至筠”，在我搬家的时候还没有弄清楚。从新居向南走，是一条古老的小巷，叫安家巷。关于安家巷的得名，我倒是刚刚弄明白，原来这里是比个园主人更早一些的清代两淮盐商安岐的住宅。安岐字仪周，号麓村。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广陵新城内安家巷安公店，其故宅也。”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中说：“安家巷，以安麓村而名。”就都是讲的这条极其普通的小巷的历史。我所住的这块地方附近，原也是盐商的花园，叫约园。约园之毁，至少有大半个世纪了。徐谦芳在《扬州风土记略》里已经感叹道：“扬城花园，寥寥可数。如何家巷之何园、仓巷之蔡园、左卫街之遯园、湖南会馆之棣园、东关街之个园、东圈门之壶园，多半年久失修。若后安家巷之约园，余外舅刘树君先生所私有，刊有《约园词》行世，建屋十余间，墙嵌黄山谷石刻六十方——今则人亡物去，鞠为茂草矣！”扬州的盛衰，与两淮盐商的兴亡关系极大。仅仅在我新居的周围，就比比皆是从前盐商们的遗迹。

、 随便在扬州走一走，就可能碰到与盐商有关的地名。例

如引市街，因买卖盐引而得名；花园巷，因盐商园林而得名；巴总门，因巴姓盐商而得名；等等。

说扬州是一座因盐而繁盛起来的都市，是不错的。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里列举了天下马头所聚之物，其中扬州有二，即“维扬之盐”与“广陵之姬”。关于后者，我已经写了一本《扬州瘦马》加以评说；关于前者，便是在这本书中要讨论的对象了。

扬州是两淮盐业的中心。所谓两淮，是以淮河为界，在淮河以南者谓之淮南，在淮河以北者谓之淮北。当然，此处的所谓两淮并非指淮河全流域的南部与北部，而是专指淮河入海处的海盐产区。全区南界浙江，北接山东，位居黄海之滨，大致在江苏东部。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在扬州，两淮盐商的聚居之地也在扬州。因此，两淮盐商通常又称为扬州盐商。

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商人群体。自明代中叶之后，因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队伍的壮大，逐步出现了若干个以地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帮。一般公认的商帮，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等。这里没有“两淮盐商”或“两淮商帮”，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淮盐商不重要。这只不过说明了两淮盐商的乡土背景与地域结构同上述诸商帮相比，别具特殊的属性。

用一句最直截了当的话说，两淮盐商并不都是两淮地方的人。甚至可以说，扬州盐商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他们是

由来自陕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江苏各地的商人汇聚成的综合群体。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习俗，但都是为了经营盐业而来到了两淮地区。共同的行业、利益与环境，使得这些驳杂不纯的商人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大致相似的社会面貌的群体。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在谈到江西诗派时说：“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两淮盐商：只要在两淮经营盐业，即为两淮盐商，而不必斤斤计较其来自何处。

两淮盐商的群体形象，首先是富有。《广志绎》卷二说：“维扬中盐商，其盐厂所积有三代遗下者，……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征银六十万两，可谓比他处独多矣！”可见在明代，“维扬盐商”的富有已经名闻天下。因其之富，《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二中在杭州骗取佛身金珠的不速之客，才谎称“老主人向为扬州盐商”，以俾僧众艳羡与不疑。

其次是好文。没有什么商人群体比两淮盐商更喜欢读书，也更喜欢养士的了。无论他们是附庸风雅，还是真爱斯文，这对于他们的群体形象都没有什么大碍。《虞初广志》卷三云：“扬郡以清高宗巡游之后，繁富甲东南，鹺商拥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爱才名。”《谐铎》卷三云：“适虹桥荷花盛开，鹺贾设宴园亭，招名士之客于扬者。”这就是“扬郡鹺贾”礼贤下士的公众形象。

再次是势利。本来，凡是商人总不免势利的，不独扬州盐商如此。而且文人有时更加势利，并不比商人逊色。但因扬州乃商贾云集之地，而两淮盐商又是天下首富，故其势利之气或较他处尤甚。《履园丛话》卷二一说：“余谓天下之势

利，莫过于扬州；扬州之势利，莫过于商人；商人之势利，尤萃于奴仆。”这固然是事实，但也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其他商人只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吃饭，扬州盐商却要仰仗官府的恩准才得以经营，他们怎能不看人眼色行事呢？

扬州盐商一向给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印象，其实他们也有勤勉的一面。明代《隆庆海州志》说：“淮安府属海州，旧有蔷薇河，在西门外三里余，年久淤塞，不能接入新坝、涟河以达淮泗用。致商人盐船自海冒险，又且顾觅牛拉至海崖上船，经年守装，劳费万状。”他们这方面的情况，往往少为人知。

扬州盐商同封建政府的利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致的，实际上有时矛盾十分尖锐。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二说：“天下盐额，独淮扬重，岁赋六十余万金，应上供司农为五十万金。而前是分宜（严嵩）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经理，肆为蠹盗，乃欲以利孔诡结上心。搜宿逋及积羨得百万金以闻，遂定为岁额。额辄不登，而商渐困，至有雉经者，不则亦鸟兽匿。”关于这一类记载，文献中并不罕见。

两淮盐商，或扬州盐商，即使从他们形成特殊商帮的明代中叶算起，到他们走向彻底没落的清末民初为止，也已经走过了五六百年的风雨历程。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庞大的人群，建构起的群体人格自是十分复杂的。他们精明强干，但又庸俗猥琐。他们挥金如土，但又锱铢必较。他们礼贤下士，但又目空一切。他们趋炎附势，但又诗酒风流……。然而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本质，这就是：他们是一个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商人群体。这一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

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身上的那种锐意精进的蓬勃朝气。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当东方最富有的扬州盐商集团把大量白银用来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西方的发明家瓦特却在改良蒸汽机，并因此而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西方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兴和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扬州盐商却仍在靠兴建园林向南巡的清朝皇帝胁肩谄笑。

两淮盐商走向没落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生活奢侈而花销过大；报效朝廷而造成亏空；运河淤塞而影响航运；海岸东移而产盐减少；官盐价昂而私盐日炽；银价上升而铜钱贬值；太平军兴而屡遭兵燹；水患频仍而社会动荡；等等，不一而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两淮盐商属于一种封建性的商业资本，由于脱离了生产过程而极其游移不定，一旦封建专卖权利被剥夺，它就必然变成无本之木而趋于衰亡。

对于两淮盐务之弊，尽管康熙帝早就有“御批”告诫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曹寅：“两淮弊情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然而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随着政局腐败，盐业凋敝，内外交困，税课无着，清政府不得不结束同两淮盐商的漫长蜜月，忍痛放弃盐专卖制度。两淮盐商终于全面破产了。

盐商破产后的境遇极为凄惨。周生《扬州梦》卷三云：

自盐务改票，裁汰冗费，（扬州）城内外为娼者，约

添三千余家。此辈受祖父余荫，有一名目，日得例规，辄酣歌艳舞。妇女亦逸乐嬉笑，惟知妆饰。骄惰既久，一旦失据，衣食无着，又不能事事，且习苦未惯。无可如何，与妻子计议，惟此事较便，遂忍心为之。噫！此无功而食者之下场也。当时幸其得，于此见其失矣。可惧哉！可哀哉！

平步青《霞外摭屑》卷一亦云：

两淮诸商，皆席富厚，乐骄逸，园亭、服食、玩好、宴会、优妓之乐，穷年不休。居积惟主计者可否，彼昏不知，亏欠案发，一败涂地。所谓报效急公，累百十万，皆与盐院、运使交关，相率为伪，其实无锱铢纳库也！癸丑（1853）陷逆，商人子孙多饿毙被戕，存者亦同乞丐。虽曰大劫使然，亦悖入浪用暴殄，为造物所恶，假手发逆以概之也！

扬州盐商虽然消亡了，但其流风余韵犹存。朱自清《说扬州》写道：“又有所谓‘商派’，讥笑那些仿效盐商的奢侈生活的人，那更是气派中之气派了。”扬州盐商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扬州的文化，还影响了许多地方的风气。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必说的，即使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和农村，也受到扬州盐商生活方式的熏染。例如皖南的歙县，据《歙事闲谭》说，“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又如关中的三原，据《三原县新志》说，“吾三原，大半商贾，衣饰大率袭吴越、广陵”。

两淮盐商究竟是怎样一个商人群体？他们生存于怎样的

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存在对于扬州文化和明清风气产生过怎样的作用？他们是怎样从各自的故乡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扬州，在经历过一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似的黄金时代之后，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这一切都是饶有趣味而又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 两淮盐业述略

媒婆道：“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种盐，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远。”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礼？”媒婆道：“说过只要事成，不惜重价！”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

（一）两淮盐 天下咸

——两淮盐业回眸

扬州繁华以盐盛

人的基本生活资料，中国人将其概括为“开门七件事”，即：油、盐、柴、米、酱、醋、茶。盐是其中之一。西方很多民族，在欢迎客人的时候只献上两样东西，即盐和面包。盐也是其中之一。可见人与盐之间关系的密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说过：“盐是任何民族都最早发明服用的。在民族学史的记载上，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不知道吃盐，但这个民族已经灭亡了。可见不吃盐的民族是会灭亡的。”

虽然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盐，但作为一个城市，它的繁华、

它的光荣、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以至于它的颓唐、它的破落，都必须从盐这种东西里寻找原因的，并不多见。而扬州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扬州便是两淮盐业的中心。

邓拓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说：

清代的制盐业在两淮、两浙、两广、福建、山东、长芦、四川等著名的产盐区同样是扩大生产的，盐利也是最大的。许多盐场又经过了裁并，就日益集中，每个大的盐场往往都有几千上万的盐民或“灶户”；许多盐场或盐井互相毗连，使产盐区的集镇也更加繁盛了。这些盐区不但是制盐的工业区，而且又是盐商集中的商业区。当时两淮等地的盐商获利最大，康熙、乾隆屡次到南方巡游，强迫盐商捐输的款项，动辄几百万两。

邓拓在这里说的是，清代的盐业较其他行业获利更大，两淮的盐商又较其他盐商获利更大。这种情况其实并非到清代才如此，而是已有了千余年的历史。

《宋史·食货志》在谈到盐利时说：元祐间（1086—1093），“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

《元史·郝彬传》在谈到盐利时说：“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

对于两淮盐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明清两代的文献中有更多的记载。

据《孝宗实录》卷一七三，弘治十四年（1501）孝宗赐王璟的敕文中说：“两淮盐利最厚，从来接济边饷，半藉此。”

《淮鹺备要》卷九有钟惺《两淮盐法纲册序》，文中说：“国家塞下粟，强半仰于两淮盐课。”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又说：“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入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

清人对于两淮或扬州盐课的重要性，往往表述得言简而意赅。例如，张云璈《简松草堂文集》卷六云：“两淮盐筴甲天下！”李果《在亭丛稿》卷一一云：“两淮盐课甲天下！”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云：“淮南鱼盐甲天下！”王槐《官船行》云：“维扬盐铁天下都！”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里关于盐商的一节文字，是经常被研究者引用的，这节文字也是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开头的：

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由是侈糜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

两淮盐业的巨大利润，固然便宜了扬州的盐商，但朝廷毕竟得了大头。如果没有两淮的盐利，一部分中国历史说不定是另一样写法。

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笔记、小说、奏章、论著中，常常不经意地发现人们对于两淮盐课与历代战事之关系的关注和描述。尽管各自的背景和意图大不相同，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觉到一些共同的东西。

例如，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义》第三十四回中说：